

清明菜·清明粿

夏见



和节气同名的野菜，真就只有清明菜。

每年开春后，一声雷响过，几场春雨落下来，地里的清明菜，就跟其他野草一样，趁着劲儿冒出新芽，一天一个模样地往上蹿。麦垄间、豌豆地、土埂上、田坎边，还有树林子底下，只要泥土松软湿润的地方，灰清明菜，就混在折耳根、看麦娘、铧口草这些野草中间，安安静静地迎春。

家乡清明祭祖，供品里少不了清明菜做成的清明粿。记得每到清明节前一天，母亲就会挎着竹篮，拉着我和姐姐去田间地头采清明菜。她叮嘱我们，只掐没开花的嫩尖，开花的就老了，嚼不动。清明菜本就细小，除去花苞，能吃的部分就更少。我们在土埂、田埂、土坡和庄稼地头，一芽一芽地掐，一叶一叶地攒，费了好大力气，才掐得半篮子。母亲却笑着说，这已够做一锅清明粿的了。

清明当天早晨，母亲就把掐回来的清明菜反复淘洗干净，放进沸水锅里打几个滚，捞出来挤干水分，切成碎末，再和糯米粉、少许嫩韭菜、盐巴拌在一起，浇上适量热水，揉得黏稠适中，就开始

炕清明粿。所谓炕，就是在铁锅内抹少许食用油，用柴火慢慢烧热，再把捏成饼状的面团贴在热锅上，等一面炕出了锅巴再翻个面，直到两面都是金黄酥脆，清明粿就炕好了，满屋弥漫着焦香。

每年，母亲都要炕五十多个清明粿。但她反复告诫我们，在还没祭拜祖先之前，谁也不许动嘴。早饭后，父亲往竹篮里装上粿和酒，拉上我们几个孩子，去后山的祖坟祭拜。仪式结束后，他会摘几条柳枝，绕成一个个柳条圈儿，戴在我们头上，并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你们永远都要切记祖先的恩德。”

后来父母相继离世，就再没机会品尝母亲那炕得两面金黄的清明粿了。但每年清明前，我还是会和家人到郊外采摘清明菜。学着妈妈的样做清明粿。到了清明节，依着旧日的模样带着清明粿，回老家扫墓祭祖。

清明菜，蕴含着我们对已逝亲人的思念。它是一种连接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纽带——只要我们心中的情感不泯、念想不灭，对亲人的思念与敬仰，便如山野里蓬蓬勃勃的清明菜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……

清明归乡记

王灏

阔别故土，一晃已在外工作三十余载，从青葱年少到“奔六”之人，故乡于我，早已从日日相守的家园，变成了魂牵梦萦的远方。父母相继去世后，故乡仿佛少了最深重的牵绊，然清明归乡，便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。

老家有“早清明，晚十五”之说，前几天抽了个周末，按例回了老家——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王庄。来到父母的墓前，按照乡俗添一杯新土，将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与追忆，缓缓说给长眠的长辈听。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恸，只有沉淀岁月的温情，这便是游子与至亲最深情的重逢。

祭祖过后，老宅里便热闹起来。二嫂操持厨艺，锅碗瓢盆的声响交织，饭菜的香气漫遍宅院。大人小孩十余人围坐一桌，没有山珍海味，皆是家乡的家常滋味。饭桌上，孩子们嬉笑打闹，大人们细数儿时的趣事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，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疲惫，在这份亲情的包裹里，尽

数消散。这短暂的相聚，是血脉相连的牵挂，是亲情不散的印证，让空旷的老宅，重新有了家的温度。

每次归乡，还不忘看望年逾八旬的二舅与小姑。岁月不饶人，他们的腰身日渐佝偻，步履渐渐迟缓，话语也少了往昔的利落，可每次相见，眼里的关切与疼爱，依旧滚烫。每次握着他们布满皱纹的手，听着细碎的叮嘱，心中便满是酸楚，只愿时光能慢些，再慢些，让这份亲情能久存。

短短两三天的停留，转瞬即逝，每当收拾行囊踏上返程，心头难舍难离的情绪萦绕不散。看着渐渐远去的村落，望着熟悉又陌生的麦田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乡音、乡情，似乎在慢慢被时光冲淡，可那份根植心底的眷恋，却从未消减半分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。每年清明，我依旧会循着风的方向，回到豫东平原，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祭祖思亲，寻根暖心。愿故土常安，亲人安康。



找准时间“单位”

郑希波

在刚开始投稿的那半年时间里，我常陷入焦虑难以自拔：每投出一篇稿子，第二天就会开始查询，看是否已经发表，有时一天会查上几十次。迟迟不见发表后，灰心的我索性停止了投稿，对那些已经投出去的稿子也不再关心。就这样过了三四个多月，某天，我闲来无事，打开电脑开始查询，结果让我忍不住叫出了声：网页上一下子跳出了两三条我的用稿信息。

这件事让我恍然大悟：在写作上追求“及时反馈”简直是自讨苦吃。从那以后，我重新开始投稿，并将查询的时间单位从“天”改成“月”——有时候一个月查一次，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查一次。这一改变，让我信心大增，因为把时间拉长之后，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好消息。

“换时间单位”对我帮助很大。作为一名老师，每个寒暑假我都会给自己定阅读任务。遗憾的是，每次我的任务都无法完成。开始，觉得时间还很多，可以偷点懒，但一松懈，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就会加大自己在单位时间里的阅读量。但阅读量一加大，心情就会变得烦躁，根本读不进书。到最后，每天需要完成的阅读量越来越多，但自己所拥有的耐心却一天天在减少。

为了改变这种现状，我将假期阅读任务的单位由“月”改成了“天”：每天只

要有空就看上几页，其余都不作要求，若真是没时间，不看亦可。这一改变，让读书这件事从我的一个任务变成了我的放松时刻。我特地将小书架放在了客厅，上面放的都是我最近想读的书。一空下来，便可以伸手拿起一本书读一读。兴致不高时，往往只能读五六分钟，但我从不怪自己，想停就停。碰上兴致高涨，读上几个小时还觉得不尽兴，我就会把其他事情都放在一边，直到读尽兴为止。令我惊喜的是，以“天”为单位、随心所欲读的书，数量远远多于以前那种以“月”为单位的“计划读书法”。

除了读书和写作，世界上还有很多事也要找到适合的计量“单位”才能事半功倍。比如，短跑运动员在赛场上，需要以秒甚至是毫秒为单位，但回到训练场，却必须以年甚至是十年为单位；教师在课堂上教学，要以分钟为单位，但回到育人这件事上，却要时刻牢记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”的道理……

读书时，数学老师常常告诉我们，找准题目的“单位”很重要，现在，我发现找准每件事情的单位也很重要，因为它能折射出你对这件事是否了解，对完成这件事的各种方法是否了解，同时也能深刻反映你对自己是否真正了解。

时间从不说谎，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量具。

拍客



春意

向阳摄

